

【语言学研究】

# 从跨文化的层面探讨 Peter Newmark 的若干翻译理论

李庆明,尹丕安

(西安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摘 要:** 针对 Peter Newmark 提出的翻译理论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且对在实践中如何应用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指出翻译是一种语言文化表现形式转换成另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的过程,要求译者在语言操作时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才能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

**关键词:** 翻译;文化;对等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3)01-0087-03

## A Research on Peter Newmark's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the Viewpoint of Crossculture

LI Qing-ming, YIN Pi-an

(School of Art and Humanity,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a few translation theories by Peter Newmark. The author brings forth some approaches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theori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one form of language culture transfers to the other. The translators are required to have a deep cultural awareness in dealing with the vers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culture; equivalence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 Peter Newmark 的“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一书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讨论了一些翻译中的问题。其中,Newmark 对当前一些盛行的翻译理论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此外,他还提出了翻译的一些准则和程序问题。本文拟对这些理论进行探讨和分析。

### 一、交际翻译还是语义翻译

#### (一)“动态对等理论”的不足之处

提到 Peter Newmark 的翻译思想,首先要对 Eugene A. Nida 的一些理论进行阐述。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动态对等论”(dynamic equivalence)。在现代语言学产生之前,人们关于翻译的看法总是在是

否采取直译还是意译(literal or free),忠实原文还是追求译文的华美(faithful or beautiful),追求译文的精确还是追求自然(exact or natural)之间摆动。在现代语言学出现之后,一些交际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些关于翻译方面的新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Nida 的“动态对等论”。根据这一理论,译文应该基本上是源语信息最贴切的自然对等。动态对等的目的是译文的表达方式应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总的来说,翻译等值是要要求译文读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与原文接受者与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相同。对此, Peter Newmark 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在某些情况下,动态对等效应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在源语语篇中使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来描

写某种事物或人物,那末译文的读者就得花很大力气来理解它,除非此语篇传达的信息不是很重要。这里笔者举例给予详细说明。在汉语文化和英语文化中,有许多带有浓厚文化特色的格言和成语,在翻译时,要达到动态或功能对等是很难的。如汉语“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对应的英语译文为: The wisdom of the masses exceeds that of the wisest individual.在英语中有“ It's Friday. He goes out and gets drunk.”汉语译文为: 周五是发薪日,他出去喝得酩酊大醉。从以上译文可以看出,译文缺乏源语信息所传达的自然感和文化归属感。Nida所言的“动态对等”在此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

其次,如果源语表达的内容和形式超出于目的语读者对现实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也很难达到动态对等。例如:汉语中的“上坟烧纸”,译文: Visit a grave and burn papers to honour the memory of the dead.英语中有句谚语: Mad dogs and Englishmen go out in the noonday sun.译文为: 疯狗和英国人中午才出门(中午不出门)。这两则成语的语义都蕴藏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内涵。如果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知之甚少,即使原文中的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对等词”译出来<sup>[1]</sup>,也不一定能保证译文对译文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或相似,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

第三,有些存在于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带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如果其主题思想是关于人类一般个性和普遍行为的论述,而且这些论述对译文的读者而言是常见和易于接受的,在此情况下,动态对等效应是比较容易达到的<sup>[2]</sup>。但另一方面,如果该作品描述的文化背景与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相差甚远,则很难达到动态对等效应。总而言之,如果源语作者写出的东西是为了取悦自己而不是为读者考虑,或者目的语读者跟源语读者没有相似的文化背景 and 经历,那么“动态对等”效应是很难达到的。笔者以为,作为译者,应该理解“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涵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都相当”(王佐良)。也就是说,对等主要是内容与功能上的对等,而不必追求形式上的对等,更不是简单的词语对应。

## (二)交际式翻译和语义翻译的对比

为了能恰当地评价“动态对等”原则和缩小直译和意译的差距, Newmark 提出了两种翻译模式: 交际式翻译和语义翻译。这是 Newmark 对翻译学理

论的一个重要贡献<sup>[3]</sup>。根据交际式翻译理论,翻译是一种交际过程。译者要尽可能地将源语文化转换成目的语文化。译者在把一种文本移植到另一文化中时,要力求使目的语读者理解源语作者的思想世界,使目的语读者和源语读者享有共同的思想意识内涵。而语义翻译试图尽可能地在目的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内,提供一种忠实于原文的精确的译文。交际式翻译和语义翻译的区别在于: 交际翻译更加简洁、清晰、直接并且更加传统化,遵照某一特殊的语域模式,倾向于低调翻译,即使用普通的词组来表达复杂的段落。语义翻译更加细致和复杂化,追求思维的过程,而不太重视传达者的动机和意图。因此属于精炼式翻译,译文比起原文来更加具体化,包含更多的语义内涵<sup>[4]</sup>。

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二者强调的重点不同。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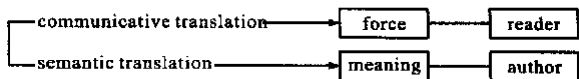


图 1 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区别

从图 1 可以看出,交际式翻译是以信息传达力度 (force) 和读者 (reader) 为中心,而语义翻译是以意义 (meaning) 和作者为中心的。在交际翻译中,翻译的基本单位是句子;而在语义翻译中,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交际翻译是功能性的,语义翻译是表达性的。交际翻译是不拘泥于源语文化背景,而语义翻译是以源语文化为基础的。在语义翻译中,被翻译的每个词的意义都部分缺失。而在交际翻译中,被翻译的词组几乎没有意义缺失。交际翻译是主观性的、直观的,语义翻译是客观性的、认知性的。交际翻译是具有普遍性且可译的,语义翻译是具有相对性,有时是不可译的。

Newmark 提出以上这两个概念,以驳斥“翻译基本上是一个交际的手段或是以讲话者的身份向其他人传递信息的方式;翻译纯粹是一种社会现象”<sup>[5]</sup>的说法。因为翻译是建立在三个因素之上的: 本国和他国的文化体系、源语和目的语、作者和译者,加之翻译过程中读者的关系,用一种理论来解释翻译似乎不太可能。再者,一般译者都在翻译中确定两三种翻译方法,有时强调一种而排斥另一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只吸取一种理论是不可能的。最后,社会因素只是翻译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表达性的译文一般代表译者的个人思想,并不完全代表整个社会的观点。那么,什么才是理想化的翻译过程呢? 根据笔者

的看法,对一文本的翻译,没有纯粹的交际翻译或语义翻译,只有几种翻译方法的相互重叠。某些时候交际翻译的分量大一些,倾向于社会交际化;而某些时候语义翻译占的分量大一些,倾向于个人化。只是二者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就像“直译”和“意译”永远同时并存一样,译者要做的就是恰当地在实践中将二者结合起来。

## 二、隐喻的译法

从所周知,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隐喻的翻译是翻译中的焦点问题<sup>[6]</sup>。如果处理得当,“文化等值”就有可能实现。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它不用比喻词,有时甚至不用本体只说喻体,或者把甲事物当成乙事物来描写。在隐喻中,“as”,“like”是不出现的。隐喻有三个功能,最主要的一个是描述实体,一个事件,或是某人或某物的特点。比起直接描述性语言,隐喻的描述方式比较复杂。它的第二个功能是帮助读者对所描述的对象增加洞察力。第三个功能是使语言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富有活力。我们知道,词是事物的象征符号,而所有的象征符号都是属于隐喻范畴。因此,词汇都是富有隐喻意义的。如果词汇处于篇章的上下文中,它便成了另外一种象征符号,即语言的组成部分是具有隐喻意义的网络。

隐喻共有五种类型:已废弃的 (dead),陈词滥调的或过时的 (cliche),目前常在用的 (stock),最近的 (recent)和最新式的 (original)隐喻。跟隐喻相关的有四个方面,即喻体 (metaphor),本体 (object),形象 (image),意义 (sense)。如在“a glaring mistake”中,喻体是“glaring”,本体是“mistake”,形象是“glare”,感觉意义是“noticeable, easily seen”。

关于隐喻的翻译,根据 Newmark 的观点,主要有七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目的语中复制源语的比喻。如“armed to teeth”,译文为“武装到了牙齿”。再如“He has a heart of stone.”译文为“他有副铁石心肠。”另一句话“Flattery is the bellows that blows up sin.”译文为“献媚者就象风箱会煽起罪恶的风。”这一模式对成语或习语的隐喻翻译是很普遍的,但隐喻中的感觉意义如果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时,则在译文中很难复制隐喻效果。第二种模式是替换源语中的比喻形象,用和目的语文化不冲突的词来取代。比如“He cries wine, and sells vinegar.”译为“挂羊头,卖狗肉”。再如,“She made the bed and lay on it.”译文为“自食其果”。第三种模式是利用明喻来翻译隐喻,同时保留比喻形象。比

如“A puff of wind and popular praise weigh alike.”译为“大众赞扬就像一阵风,两者分量一样重。”再如,“As night went on, silence filled the campus.”译为“夜幕降临,校园死一般寂静。”第四种模式是通过明喻加上比喻意义来翻译隐喻。如“the angel and the dragon mother.”译为“圣洁的小孩和龙一般凶残的母亲。”这里,“龙一般”是明喻,“凶残”则包含着龙的比喻意义。第五种模式是将隐喻转换为比喻意义。例如,“拍马屁”译为“to flatter sb,“大张旗鼓地”译为“do sth in a big way”。“The ship plows the sea.”译为“乘风破浪地前进”。第六种模式为删除。如果隐喻在文本中是多余的或无实际意义,在翻译时可删除,但在译文中要保留隐喻的隐含意义。如“他在公司里依然是垂帘听政。”译为“He is still in charge of all things even after he has retired.”最后一种模式是在目的语译文中,把源语中的隐喻和目的语中的比喻意义结合起来处理。如“老虎头上拍苍蝇”,译为“to catch the fly on the tiger's head you are a fool.”

## 三、结 语

通过对 Peter Newmark 的一些翻译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由于翻译目的不同,读者对象也不同,翻译就必须遵照不同的原则来进行。对译者而言,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即意识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异同。至于在实践中采取哪一种方法,都可以在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 参考文献:

- [1] Nida, Eugen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3.
- [2] Lyons, John.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3] 徐盛桓. 关于翻译学的研究 [J]. 外语学刊, 1989, (3).
- [4]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London: Pergamon Institute of English, 1997.
- [5] Nord, Christiane.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Amsterdam: Atlanta, GA, 1991.
- [6]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7] 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异化与归化 [J]. 外国语, 1998, (2).